

《入楞伽心探玄》齊志軍老師

今天，古曆十月初五，是達摩祖師聖誕日。當年達摩祖師跨海西來，直指人心、見性成佛，曾把四卷《楞伽經》授與二祖慧可，並說：“我觀漢地，唯有此經，仁者依行，自得度世。”也就是說，漢地人的根器於此經最為相宜，此經即是如來心地要門，能令諸眾生開示悟入。古人曾把禪宗稱為“楞伽宗”，曾把禪師稱為“楞伽師”，可見《楞伽經》對禪宗的影響之深。那麼，講解此經，必然會聯繫到禪宗，有不少同修邀我講一講《楞伽經》的大意，在今天達摩祖師聖誕日開講，這是一個非常殊勝的因緣。不敢說是講經，咱們共同探索吧。有人說《楞伽經》很玄，那咱們就共同“入楞伽心探玄”吧。在未講《楞伽經》之前，先說一說《楞伽經》的“十門玄談”。

什麼是“十門玄談”呢？古代講經的大德，在講經文之前，先對所講的經文從十個方面加以介紹。比如我們現在講語文課，也要講課文的時代背景、中心思想、段落大意、作者簡介等，“十門玄談”要比這個縝密得多。中華文化傳承至今，不但有光芒四射的義理與華彩，而且有非常豐富的底蘊和內涵。現代講語文課的教案格式，不就是從古人講經的“十門玄談”繼承來的麼，不過是加以簡化而已。

十門玄談

“十門玄談”都分哪十門呢？儘管古代諸位大德所講略有不同，但都出入不大，現列於下：

- 一、教起因緣。
- 二、藏部所攝。
- 三、顯教差別。
- 四、義理分齊。
- 五、所被機宜。
- 六、能詮教體。
- 七、所詮宗趣。
- 八、部類傳譯。
- 九、通釋經題。
- 十、別解文義。

下面簡略地說說《楞伽經》的十門，也就是此經的十個屬性。

“十門玄談”都分哪十門呢？儘管古代諸位大德所講略有不同，但都出入不大，現列於下：

一、教起因緣。

佛所說法，都是應因緣而說。佛說《楞伽經》，當然也是應因緣而說。那麼，佛是應什麼因緣而說此經呢，這就是“教起因緣”。

《法華經》雲：“如來唯為一大事因緣出興於世，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”也就是說，佛所說的一切經，都是為了向眾生開闡佛的知見、為眾生明示佛的知見、使眾生領悟佛的知見，令眾生得入佛的知見。這是總的來說，那麼，具體到這部《楞伽經》，佛是應什麼因緣而說呢，這也從十個方面來說吧，列於下：

- 一、順古。
- 二、滿願。
- 三、機感。
- 四、破惡。
- 五、回邪。
- 六、殄執。
- 七、酬問。
- 八、除疑。
- 九、顯實。
- 十、成益。

下面簡略說說這十種因緣：

一、順古。過去諸佛亦曾在此楞伽山頂說如此內證的心法。釋迦世尊是順著古佛的心路向眾生說此經的。

二、滿願。釋迦世尊過去曾聽古佛說此經，發願以後也說此內證心法。今既成佛，為酬滿本願而說此經。

三、機感。諸位大菩薩與各路護法神祇般若根性成熟，這個機緣感得如來說此經。

四、破惡。為了破除吃人羅剎那毒惡的心，勸他們不殺人、不吃人肉，故說此經。

五、回邪。為了破除各種外道的邪見，令其盡歸正見，故說此經。

六、殄執。為了破除聲聞緣覺的法執。令其回小向大，故說此經。

七、酬問。為了酬答大慧菩薩的一百零八問，以及其他問題，故說此經。

八、除疑。初學菩薩對大乘深義可能會產生三種疑慮：①聞說“畢竟空”義，懷疑這是“撥無因果”；②聞說“勝義有”“佛性具足一切功德”，懷疑這是“外道神我”；③聞說“心境的能、所”，誤以為心外有法可得，懷疑“萬法唯識”。此經明確指出：若是真空必然不壞幻有，性具功德當體不礙真空，虛妄之境都是唯識所現。為破除象這樣的諸多疑慮，故說此經。

九、顯實。為了發顯大乘根本實義（即大乘一實相印），故說此經。

十、成益。為了成就諸大菩薩，為了利益諸大菩薩從正信走向實證，使其斷惑證真，故說此經。

二、藏部所攝。

“藏部”是指三藏十二部。“三藏”是指經藏、律藏、論藏，稱為經律論三藏。“十二部”是指按佛經的體裁和內容，分為十二類，叫做十二部經，也叫十二分教。今將十二部列於下：

一、長行。以散文的形式直接宣說，並不每句限定字數。這樣，語句可能會很長，故稱長行。

二、重頌。以長行的形式說完之後，再以偈頌的格式重述一遍長行的內容，稱為重頌。

三、孤起。前面沒有用長行的形式說，只以偈頌的格式說起，稱為孤起。

四、因緣。述說見佛聞法，或佛說法教化的因緣。

五、本事。述說佛的弟子在過去世有什麼因緣。

六、本生。述說佛自身在過去世的因緣。

七、未曾有。記載佛現種種神力等不可思議的事。

八、譬喻。就是佛說法時所用的種種比喻，使眾生容易理解經義。

九、論議。以法理論議問答之類的經文。

十、自說。無人發問，佛就自己宣說的經文。

十一、方廣。方正廣大之真理，屬於大乘佛理。

十二、授記。記載佛為菩薩或聲聞預授成佛的時間名號等。

上述這十二部中，前三部，長行、重頌與孤起，是經文的體裁，後九部是經文的內容。另外，小乘經典沒有後三部“自說、方廣、授記”，故小乘僅有九部經。也有人認為除因緣、譬喻、論議外，其餘九部皆屬大乘經。還有人認為，譬喻、本生、論議外之九部，為九部經。又有人認為，除自說、譬喻、論議外之九部為九部經。九部與十二部，兩種分類中，九部之說法較為古老。九部經，又稱九分教、九部法。另，此十二部，究竟攝於經律論三藏之何種藏中，古往今來亦有不同的說法，就不一一列舉了。

《楞伽經》屬於三藏中的哪一藏呢？由於此經是佛說的，顯然屬於經藏。一般認為，如果是菩薩所說就屬於論藏。然而，此經也有菩薩宣說的內容，故也通論藏。另外，此經還有一些戒律的內容，也通律藏。

《楞伽經》屬於十二部中的哪一部呢？上述十二部，此經幾乎全有，可以說“具十二部攝”，“具”是具足的意思，“攝”是含攝、含有的意思。另一方面，以此經理超言外，實離文字，所以也可以說“十二部所不攝”。

簡單地說，《楞伽經》歸三藏中“經藏”所攝，具足十二部。

三、顯教差別。

“顯”是顯露、發顯、開顯，顯示，也就是開示的意思。“教差別”就是教義的差別，或者說是有差別的教義。“顯教差別”就是在有差別的教義中，《楞伽經》開示的是哪一種教義。那麼，佛教的教義怎麼有了差別呢？都有哪些不同的教義呢？這要從佛法形成宗派說起。

自從佛法傳入中華大地，由於諸大德所依的經論不同，逐漸形成各個宗派。都有哪些宗派呢？簡略地分為四大類吧，那就是：

- 一、有相宗。
- 二、無相宗。
- 三、法相宗。
- 四、實相宗。

上述四類宗派所說的教義，都有什麼差別呢？下邊從六個方面加以介紹：

一、從法數的方面。什麼是“法數”呢？就是五蘊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等。有相宗立七十五法，認為有法可得。即使是“無為法”，

也執為實有。一般稱其為小乘。無相宗破除前述法相，人法兩空，歸於空寂，一無所有。法相宗立三性、三無性、有為、無為、色、心等百法，皆依識心所建立，宣揚“萬法唯識”。實相宗認為前述各種法數，皆依如來藏緣起而顯現，空不礙有、有不礙空、即空即有、即有即空。

二、從心識的方面。有相宗只說六識。無相宗破六識歸空。法相宗立八識。實相宗認為八識皆是如來藏隨緣所顯，也顯生滅，也顯不生滅，性相交徹，圓融無礙。

三、從緣起的角度。有相宗說緣起實有。無相宗說緣起本空。法相宗說亦空亦有。實相宗說非有非空，相無不盡故非有，性不礙緣故非空。

四、從回小向大的角度。有相宗認為最高的果位只能是阿羅漢和辟支佛，也就是說，聲聞、緣覺，這二乘總不成佛。無相宗認為定性二乘才不成佛。不定性二乘如果回小乘心，發大乘心，可以入菩薩道。法相宗認為不定性二乘回小向大，最終可以成佛。實相宗認為，定與不定都必將回小向大，定性二乘要入涅槃然後才回。不定性二乘即身就回。

五、從三乘一乘的角度。三乘就是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，一乘就是佛乘。有相宗只有三乘，沒有一乘。無相宗也有三乘，也有一乘。法相宗認為三乘是顯說，一乘是密說。實相宗認為只有一佛乘，無二亦無三，一切眾生究竟成佛。

六、從論師的角度。有相宗，如達摩多羅等。無相宗，如龍樹、提婆等。法相宗，如無著、世親等。實相宗，如馬鳴、堅意等諸大菩薩。

以上是從六個方面說四大類，若從具體的漢傳宗派說：有相宗，如俱舍宗；無相宗，如成實宗；法相宗，如唯識宗；實相宗，如禪宗、天臺、華嚴等宗。

那麼，《楞伽經》開示的是上述哪一種教義呢？是實相宗的教義，同時也包括了前三宗。

四、義理分齊。

什麼是“義理分齊”呢？不是剛說過《楞伽經》講的是實相宗教義麼？是的，是實相宗的教義，那是總的來說。《楞伽經》義理浩瀚，

還須要分門別類比較詳盡地來說說，這就是“義理分齊”。下面簡略地從十個方面來說說《楞伽經》的義理，也稱為十門吧，列於下：

- 一、緣起空有門。
- 二、八識本末門。
- 三、識體真妄門。
- 四、本識種子門。
- 五、佛性遍通門。
- 六、二乘回心門。
- 七、行位卷舒門。
- 八、障治無礙門。
- 九、違順自在門。
- 十、佛果常住門。

就此十門，簡述如下：

- 一、緣起空有門。

古時，西域的清辨、龍樹、無著、護法、提婆、世親等論師，相繼造論（造論就是撰寫論文）。這種種不同的“論”，所闡述的重點也不相同，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即使是佛在世說法時，也是根據與會聽眾的不同根性而說，所以每部經所說的重點也有不同。佛法傳入漢地之後，由於所依的經論不同，就產生了不同的宗派，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只是後代學人根性陋劣、智慧淺薄，聽到大乘空義就撥無因果，聽到大乘有義就否定真空。其實是真空不礙緣起，緣起不礙真空。《楞伽經》破除違空之有，開示即空之有，因果不失；破除滅有之空，開示即有之空，空性無礙。

- 二、八識本末門。

“八識”是指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、末那識、阿賴耶識，前七個識皆依第八識而起。卻有這樣的認識，認為前七雖依第八，卻是各自生起，並不即是第八。《楞伽經》開示，第八識如水，前七識如水起之波，波浪並沒有異于水的其他東西為體。第八識是本體，前七識是枝末。

- 三、識體真妄門。

“識體”就是上述本體，也就是第八識。“識體真妄”是指：說第八識是真，或者說第八識是妄。認為第八識是真者，說第八識是如來藏隨緣所成，如同金作指環，指環通體是金，所以第八識當體就是

真如。認為第八識是妄者，說第八識從業等種子而生，是異熟識，生滅有為，實不可得，當體是妄。《楞伽經》開示，金喻真如本體，環喻妄相枝末。若本末雙存，法未曾兩立；若性相俱泯，也不礙雙在。若虛心融會，隨說皆得；若隨言執著，觸事成礙。

四、本識種子門。

“本識”是指第八識，“種子”就是善、惡等種子。有一種觀點，說種子實有善惡，寄存在第八識中，種子與第八識不同，第八識沒有善惡。還有一種觀點，說種子是假相，第八識本體中沒有別的個體。另有一種觀點，說諸多種子構成第八識，本體相同而效用各別。《楞伽經》開示，諸多種子是第八識的諸多功能，沒有別的個體。就象大海因風起浪，大海本體沒有別體，風不同故浪有差別。隨善惡風生善惡浪，諸善惡浪未離大海，而能顯現因果差別。

五、佛性遍通門。

這裡所說的“佛性”是指成佛的根性。一切眾生都能成佛嗎？就此問題眾說紛紜，較為典型的就有“一闍提不能成佛”。廣為流傳的“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”之佳話，正是破除“一闍提不能成佛”之見。然而，說“一闍提不能成佛”也有經典依據，須知如來說法有了義、也有不了義。為什麼說不了義法呢？不了義法是為少智眾生而說，少智眾生聽不懂了義法，先為他說不了義法，待他開了智慧之後，再為他說了義法。“一闍提不能成佛”就是不了義法，“一切眾生都有佛性、都能成佛”就是了義法。《楞伽經》開示佛性遍通，一切眾生都有佛性，一切眾生都能成佛。

六、二乘回心門。

“二乘”是指聲聞、緣覺，“回心”是指回小向大，這個內容前面已經提到過。《楞伽經》開示，二乘都會回心。雖然有的早些回心，有的晚些回心，無論是定性還是不定性，畢竟一切皆回。

七、行位卷舒門。

這裡的“行”是指菩薩行，也就是六度萬行等等。這裡的“位”是指菩薩位，也就是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等。“卷舒”能說五句：一舒、二卷、三俱、四泯、五圓。“行”中有此五句，“位”中也有此五句。今僅從“位中五句”簡略地介紹一下：“一舒”是說，從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從淺至深，次第成就，方至究竟；“二卷”是說，十信滿心即具足後面四位，十住圓滿即具足後面

三位，依此類推；“三俱”是說，卷舒不相離，即舒常卷，即卷恒舒，自在無礙，雙融俱現；“四泯”是說，契真而俱盡，“位”實不可得，如空中鳥跡，乃至無所有；“五圓”是說，前四義不相離，無礙俱現，即位非位，非位即位，卷即舒，舒即卷，圓明無礙。《楞伽經》開示卷舒無礙之法，一時圓明俱現。

八、障治無礙門。

這裡的“障治”也能說五句：一障、二治、三俱、四泯、五圓。“障”是指蓋覆真如的障礙，“治”是指開發真如的智慧。這些都能再說五句，比如，“治”的五句：一照、二寂、三俱、四泯、五圓。如此演說，重重無盡，圓融無礙。《楞伽經》開示，障治無礙，真妄一如，智照非照，惑斷非斷，貪欲性本空，煩惱即菩提。

九、違順自在門。

這裡所說的“違”就是“逆反”的意思，當然，“順”就是不逆反。今舉“調達五邪法”來簡略地說說“言順義違”。調達就是提婆達多，“調達五邪法”的內容是：①不食鹽、②不食酥乳、③不食魚肉、④乞食而不食他請、⑤春夏八月露坐而冬四月住草庵。單從從語言上看，這五法並不邪惡，怎麼成“五邪法”了呢？這就是“言順義違”。佛制定的戒律，也有類似的內容，然而，佛戒每一條款都有“持、犯、開、遮”，依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而有變通。比如“乞食”，本是佛說，但“不食他請”就會弄得僧團寸步難行。佛經裡有許多這樣的事例，佛帶領僧團應請就齋而為說法，“食他請”怎麼會是犯戒呢！“調達五邪法”不能稱為戒律，只能說那是“戒禁取見”，“戒禁取見”屬於邪見，所以，這五款稱為“調達五邪法”。《楞伽經》的開示，即違常順，即順常違，即順非順，即違非違，違順自在，理恒不離。

十、佛果常住門。

這裡所說的“佛果”是指“法、報、化”三身。此有四義，也就是說，對“法、報、化”三身的問題，有四種觀點：①三身俱常，認為法身凝然不動，報身和化身相續不斷。②三身俱無常，認為法身並沒有離開報身和化身的生滅。③法身是常，報身和化身無常。④法身和報身是常，化身無常。其實，這四義都是就相粗說，如果各執一義互不相讓的話，那就無異於盲人摸象。《楞伽經》的開示，四義融通，

隨舉一義，無不收盡。常住不礙生滅，生滅不礙常住。亦常亦無常，非常非無常。就理隨說皆得，就情隨取皆失。

正如僧問大隨：“劫火洞然大千俱壞。未審這個還壞也無？”

隨雲：“壞。”

僧雲：“與麼則隨他去也。”

隨雲：“隨他去。”

大隨禪師就理隨說皆得，所以“大隨此語播天涯”。這僧就情隨取皆失，是故“萬里區區獨往還”。

五、所被機宜。

先說眾生五性差別：

- 一、菩薩種性。
- 二、緣覺種性。
- 三、聲聞種性。
- 四、不定種性。
- 五、無三乘性。

“所被機宜”是說，哪些種性的眾生跟《楞伽經》對機呢？

再說眾生的根器，分開來說，“法器”和“非器”。

“法器”有五種：

- 一、證器。聞法之後，立即證入。
- 二、行器。聞法之後，立即起行。修行久久，才能證入。
- 三、解器。先正確理解佛理，樹立正見。再依正見起行，以期證入。

四、信器。能對佛法生清淨信，發菩提心，不求名利。聽到佛說甚深法，“信器”眾生說：“唯佛所知，非我境界。”

五、通器。其實就是不定性的根器，可利可鈍，通前四種。

“非器”也有五種：

- 一、無信。廣造惡業，連因果都不信。怎麼會相信有菩提涅槃呢！
- 二、著相。知有因果，不造諸惡，修諸善品，樂求福報，不求出離，不契無相。
- 三、邪求。雖求出離，但以為外道邪見即是解脫。執見在懷，不肯回頭。

四、劣求。雖舍外道，而求二乘。

五、錯求。雖學大乘，不了真空，或取斷滅頑空，或執緣起實有。對於圓融無礙之法拒不接受，遂成非器。

“所被機宜”是說，什麼樣的根器適合學《楞伽經》呢？

凡諸有情，皆有佛性，五類種性皆當得大菩提，所以都可以跟《楞伽經》對機。根器之說，不可執死，其實就是不同的習性。不但五種法器都能從《楞伽經》得益，即使是五種非器，只要他肯學，也都能從《楞伽經》得益。

六、能詮教體。

“詮”就是詮釋、解釋、表達的意思。“能詮教體”就是“能夠表達教義的載體”，略分十門：

一、名句能詮門。名句就是文字，以文字為“能詮教體”，就是用一行行的文字為載體來表達教義。

二、言聲詮表門。這是說“以音聲為佛事”，也就是以語言等聲音來表達。

三、聲名合詮門。既有聲音，也有文字。比如，帶有字幕的錄音開示，其“能詮教體”就是“聲名合詮”。

四、聲名俱絕門。音聲文字，當相即空。以無所有故，終日說法，亦未嘗說。“也大奇，也大奇，無情說法不思議！”

五、通攝所詮門。“能詮”是文字，“所詮”是義理。義因文顯，雖然“能詮”性空如幻，卻能通攝所詮。

六、遍該諸法門。不但語言文字，即使色、香、味、觸、默然等，都是“能詮教體”。如維摩之“默然”。

七、緣起唯心門。以上所說諸教體，都是應緣而起、唯心所現，所以都是以“識”為體。

八、會虛歸實門。“會虛歸實”就是“會相歸性”。相虛未嘗不盡，性實未嘗不顯，所以相即是性。“山河大地是如來。”

九、性相無礙門。假相有為而不礙如如。真性無為而不妨妙用。相即性，性即相，相不壞性，性不改相，性相無礙。

十、圓明具德門。真性平等，虛相差別。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。真不異俗，俗不異真。至此，“能詮教體”圓明無礙，具足一切功德。

那麼，今天我們探索《楞伽經》，其“能詮教體”具有哪些門呢？經文是文字，已攝第一門。我們在這裡用語言來表達，也攝第二門。如此逐門加以甄別，結論就是十門遍攝。

七、所詮宗趣。

什麼是“宗趣”呢？語之所表曰“宗”，宗之所歸曰“趣”。“所詮宗趣”也就是《楞伽經》所說義理的歸趣。此經宗趣有十：

- 一、歸於無宗。
- 二、止息妄想。
- 三、自覺聖智。
- 四、銷盡一心。
- 五、真俗二諦。
- 六、三無等義。
- 七、四門法義。
- 八、五門相對。
- 九、立破無礙。
- 十、顯密自在。

下面簡略地說說《楞伽經》的十門宗趣：

一、歸於無宗。

諸法空寂，性相湛然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路絕，無法可立，故曰無宗。《楞伽經》是以無宗為宗，以不受為趣。

二、止息妄想。

世尊說法是應病與藥。“病”就是眾生的妄想，妄想就是虛妄之想，眾生執著虛妄，認妄為真，是故成病。“藥”就是佛的開示，佛告訴眾生，你所起的有見、無見等種種見，都是虛妄不實的，應該捨棄。眾生聞佛所說，就離開這些妄想。這就是一期藥病相治。《楞伽經》是以息妄為宗，以妄盡為趣。

三、自覺聖智。

“聖智”是指一切法都是自心，一切法悉皆平等。“自覺聖智”是指如來之智，又稱法界體性智、無師智。能夠覺悟到心外無法、萬法一如。不但如此，而且還能覺悟到此“覺”之自體也是如理一味，從而離“能覺”，離“所覺”。所以《楞伽經》是以自覺為宗，以覺泯為趣。

四、銷盡一心。

習氣內擾，妄境風起，心海起浪，波濤洶湧，這些都是一心之所現。其實，境不自境，因心故境；心不自心，因境故心。不但境是虛妄，即此心也是虛妄。所以《楞伽經》是以一心為宗，以心盡為趣。

五、真俗二諦。

認為心相有差別，染淨有緣起，凡聖有區分，這就是“俗諦”；認為心體平等，無染無淨，一味無二，名為“真諦”。真俗相對，略說五義。①相違義。俗諦有生滅，真諦與生滅相違；真諦本一如，俗諦與一如相違。就象水是平靜的，波浪是動盪的，平靜與動盪相違。這叫“非一”門，真俗二諦是兩個，不是一個，“不是一個”就叫“非一”。②相害義。不但二理相違，而且互奪其體。要把俗諦銷盡，真諦才能顯露；必須遮蓋真諦，俗諦才能成立。就象說水的時候，必須毫無波浪；說波浪的時候，必須把水忘掉。這叫“非異之非一”門，“異”是不同，“非異”就是“並非不同”，為什麼並非不同呢？因為兩個不能同時存在，沒法比較相同不相同。③相順義。因為真諦並非斷滅頑空，所以盡俗之真，不礙俗立；因為俗諦當體虛幻不實，所以覆真之俗，不礙真顯。就象無波之水也不礙起波，波濤洶湧也不隱水相。這叫“非一之非異”門。④相成義。不但相順才不相違，而是全體相合才能各自成立。真諦是真實理體，必不違緣，當體隨隱而成俗；俗諦是虛妄事相，必不乖理，當體相盡而顯真。就象水體形成波浪，不起波浪就不是水；波浪起於水體。沒有水體便不成波。這叫“非異”門。⑤無礙義。綜合前四門所說，為一無礙法界。即真即俗，即違即順，即成即壞，同時俱現，圓融自在。《楞伽經》是以二諦為宗，以無礙為趣。

六、三無等義。

①無等境。就是前面二諦所觀之無礙境。②無等行。依所觀之境，生起大悲大智等行。③無等果。行滿究竟，無智亦無得，或者說，得“智斷”果。《楞伽經》是以無等為宗，以智斷為趣。

七、四門法義。

①五法：名、相、妄想、正智、如如。②三性：遍計所執性、依他起性、圓成實性。③八識：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、末那識、阿賴耶識。④二空：人空、法空。或者說，人無我、法無我。凡聖心境隨緣而為五法，其實五法不離三性，三性所依便是八識，八識義盡方顯二空。或者說，依二空而立八識。束八識以成三性。開三性說為五法。《楞伽經》是以四義為宗，以義盡為趣。

八、五門相對。

①教義相對。設教為宗，以義為趣。尋教而得其義。②理事相對。依教理緣起事相，以令趣入真性。③境行相對。明辯真俗二境，意欲令成無二正行。④行證相對。於行中廣說地前之行，意在登地深證。⑤因果相對。地上菩薩順行萬行，欲令得成佛果菩提。以上十事五對，《楞伽經》是以五前為宗，以五後為趣。

九、立破無礙。

《楞伽經》所破有三：①邪見外道。②法執二乘。③謬解菩薩。《楞伽經》所立亦三：①萬法唯心，通治三病。②唯一真性，如來自覺聖智。③以不動真性，而建立諸法。或者說：①泯事歸理，理現而事不壞。②攬理成事，事立而理不隱。③理事圓融，不二而二。此法若立，破盡諸惑，即立無不破；諸障銷盡，真性自顯，即破無不立。立便是破，此破非破；破便是立，此立非立。奪立破形，雙泯無寄。《楞伽經》是以立破為宗，以無寄為趣。

十、顯密自在。

教有顯密不同，理無隱現差別。隨顯隨密，乃至八萬四千法門，可以統收為一百零八句，進而一百零八句唯是一心。真如歸於一心不礙一百零八句宛然差別，乃至八萬四千差別也不失一心平等。本末無二，圓通無礙。是故《楞伽經》是以顯密為宗，以泯二為趣。

若深入開顯《楞伽經》的宗趣，就會有很多，絕不止上述十門。這裡略舉十門，雖然難窺全豹，也可略顯一斑。

八、部類傳譯。

先說“部類”。據說，在西域有大部、中部、小部三種版本的《楞伽經》。

一、大部。《開皇三寶錄》說，在於闐南遮俱槃國山中，有《楞伽》等十本大經各十萬頌。也就是說，大部《楞伽經》是一部大經，具有十萬句偈頌。

二、中部。還有一部三萬六千頌的《楞伽經》，在這部經中，佛陀詳細地回答了一百零八問。吐火羅國有個三藏法師，名叫彌陀山，他于天竺國受持此本經。據說，西域有龍樹菩薩所造的釋論，解釋這部經。

三、小部。小部《楞伽經》，有一千多句偈頌，名叫“楞伽絃伐耶”，意思是“楞伽心”，也就是“《楞伽經》的中心思想”之意吧。我們今天所講的四卷本《楞伽經》，就是這個小部《楞伽經》再加以

精簡的版本，可以說是“心中之心”了。我們所說的《楞伽心探玄》，就是探索這四卷《楞伽經》的玄義。

再說“傳譯”。我們今天能見到的、譯成中文的《楞伽經》，有三種版本。

一、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四卷本。就是剛才說的那個“心中之心”版本的中文譯本，是南朝劉宋元嘉（西元 424—453）年間，由來自中天竺的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羅，於我國丹陽祇洹寺翻譯的，由沙門寶雲用漢語說給慧觀，由慧觀寫成文字。

二、《大乘入楞伽經》七卷本。大周聖曆元年，來自于闐國的三藏法師實叉難陀，於神都佛授記寺，在《華嚴經》的翻譯完成之後，又開始翻譯《楞伽經》，後又移到清禪寺，剛完成了譯文的初稿，實叉難陀就奉勅回于闐國了。到了長安二年，有來自吐火羅國的三藏法師彌陀山，他曾在天竺國求學二十五年，遍學三藏，尤善楞伽。實叉難陀的譯文初稿，又經彌陀山勘定。再經複禮、法藏等幾位沙門校訂中文，才完成了《大乘入楞伽經》七卷本的翻譯。

三、《入楞伽經》十卷本。後魏年間，由來自天竺國的三藏法師菩提留支，于洛陽永寧寺翻譯而成。

根據上面所列的三種譯本，再考察翻譯的年代，達磨祖師于梁朝普通（西元 520—526）年間跨海西來，此時漢地正好已經有了四卷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的中文譯本。達磨祖師授與二祖慧可的四卷《楞伽經》，也正好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這個版本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。

九、通釋經題。

“經題”就是經文的題目，也就是此經的名字。“釋經題”就是解釋經名，如何解釋呢？也通十門：

- 一、翻名。
- 二、辯事。
- 三、顯用。
- 四、顯德。
- 五、表法。
- 六、辨行。
- 七、表玄。
- 八、開釋。
- 九、合辨。

十、解品。

下麵簡略地說說這十門：

一、翻名。

“翻名”就是翻譯此經的名字。此經的名字是【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】。“楞伽”是音譯，若翻譯意思就是“難入”，也有“險絕”“可畏”的意思，還有“莊嚴”的意思。“阿跋多羅”也是音譯，若翻譯意思就是“下入”，從上往下進入的意思。“楞伽阿跋多羅”含有“難入能入”之意，咱們不是都知道“難行能行、難忍能忍”麼，菩薩行啊！“寶”就是“寶貴”，“難入能入”不是很寶貴麼。“楞伽阿跋多羅寶”就是“難入能入之寶”。【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】就是講述“難入能入之寶”的經典。

二、辯事。

楞伽山在南海中，筆直陡峭，故名“險絕”。山頂有城，卻無城門，故名“難入”。不但上山無路。而且入城無門，只有神通飛空，從上往下，才能進入楞伽城中，故名“難入”。吃人的羅剎住在城中，故名“可畏”。此城是用諸多寶貝裝飾的，故名“莊嚴”。

三、顯用。

此城很難進入，佛能從上往下進入城內。羅剎剛強難化，佛能深入淺出教化他們。所以說此經是“難入能入之寶”。

四、顯德。

“一心、真性”之義理，超四句、絕百非，故雲“難入”。佛有善巧方便，能說“言語道斷”之語言，能使“心行處滅”而悟入，故雲“能入”。這就是依義不依語、語盡而義顯。

五、表法。

山城難入表示義理玄微，羅剎難化表示業障深重，世尊能入表示修行成就。離羅剎之障，證難入之城，表示修行成就之義。就是以說法的地方來標記法義。

六、辨行。

“行”指修行。開般若智慧，證真如理體，就是修行。真理圓融，禁絕測度；聖智玄妙，悟能證入。開啟般若智慧，就能證入真如理體，所以“難入能入”。

七、表玄。

“玄”就是玄義，是指“自覺聖智”。自覺聖智通體是真，更無餘智能證此真，故名“難入”。用這“即真之智”證此“即智之真”，如珠吐光，還照珠體，此即“無入”，也是“能入”。“能入”必“無入”，“無入”方“能入”。這才是真正的“難入能入”。

八、開釋。

“開釋”就是分開解釋，把【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】開為“六義三對”。“通、別”兩義是第一對，【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】是這部經的通名，【一切佛語心品】是這篇文的別目。“能、所”兩義是第二對，【楞伽阿跋多羅寶】【一切佛語心】是所詮的義理，【經】【品】是能詮釋前述義理的載體。“境、智”兩義是第三對。【楞伽】是所入之境，【阿跋多羅】是能入之智。

九、合辨。

“合辨”就是合起來說。先說上述第三對“境、智”，依境顯智則境智相合，合為第二對“能、所”的“所”。再說第二對“能、所”，依能顯所則能所相合，合為第一對“通、別”。最後說第一對“通、別”，別目【一切佛語心品】是說這品經是“一切佛語”的“心”，“心”是“核心”“中心”的意思。依別顯通則通別相合。合起來說，這部經就是講述“一切佛語之核心”的經典。

十、解品。

“解品”就是解釋品名，品名是【一切佛語心品】。“一切佛”是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。“一切佛語”是指一切佛所說的一切話語。“一切佛語心”就是一切佛語的核心。再說這個“品”字，品就是經文的段落。把一部經分為幾個段落，就說這部經有幾品，段落有時候也叫“分”。應該注意到，四卷【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】，每卷都是【一切佛語心品】，好象全經只劃分為一個段落。還應該注意到，“佛經三分”而此經好象沒有第三分。什麼是“佛經三分”呢？“佛經三分”就是幾乎所有的佛經都可以劃分為“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”。流通分就是一部經的結尾，大多都是以“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，作禮而去。”這樣的經文來結尾。而《楞伽經》卻沒有這樣的結尾，好象是《楞伽經》並沒有說完，下面接著還應該有經文。聯繫起來看，也許會是這樣的：《楞伽經》本來不止一品，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譯本，只翻譯了前面的第一品——一切佛語心品。然而，既然這品經是“一切佛語之核心”，已窺全豹，那麼，即使不看後面的經文，也已

經是完整的了。既然是完整的，就應該有第三分。所以，古代有的經學家把《楞伽經》最後講“不食肉”的那段經文看作是“流通分”。

通序分 六種證信成就

【如是】

“如是”這兩個字，可以簡單地理解為“就是這樣的”。是指聽到佛說此經，佛正是這樣說的。“如是”二字是“信成就”。

【我聞】

這裡的“我”就是阿難尊者。阿難告訴大眾，此經是我親耳聽佛所說的。阿難是佛的侍者，並且記憶力特別強。佛講經說法，阿難都在場。佛圓寂之後不久，大眾結集佛說的經典，就由阿難誦出。大眾也都聽佛說過，聽阿難誦出後，證明沒錯，就用文字記錄下來，於是世間就有了佛經。“我聞”二字是“聞成就”。

【一時】

是指佛說此法之時，就是教主與徒眾嘉會之時。“一時”二字是“時成就”。

【佛】

佛者，覺也。本師釋迦牟尼佛，覺悟成佛之後，應機說法，廣度眾生，即是說法之主。“佛”是“主成就”。

【住南海濱楞伽山頂，種種寶華以為莊嚴。】

這是說法之處。“寶華莊嚴”是指此處非常殊勝。這是“處成就”。

【與大比丘僧及大菩薩眾俱，從彼種種異佛剎來。是諸菩薩摩訶薩，無量三昧，自在之力，神通遊戲，大慧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。一切諸佛手灌其頂，自心現境界，善解其義。種種眾生，種種心色，無量度門，隨類普現。於五法、自性、識、二種無我，究竟通達。】

這一段是“眾成就”。

“與大比丘僧及大菩薩眾俱”，列出共同聽法的大眾。

“從彼種種異佛剎來”，就是從各種不同的他方世界來。遠的能來，近的更能來，舉遠知近，以顯眾多。

“是諸菩薩摩訶薩，無量三昧，自在之力，神通遊戲”，是讚揚與會眾多菩薩之德。

“大慧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”，特別讚揚大慧菩薩之德。接下來的經文，就是具體讚揚大慧菩薩的。

“一切諸佛手灌其頂”，是說大慧菩薩位居等覺，當授佛位，故為灌頂。

“自心現境界”，是說一切境界，皆由自心發顯。

“善解其義”，是說大慧菩薩善解“自心現境界”之義，智慧超群。

“種種眾生，種種心色，無量度門，隨類普現”，是說儘管一切有情之五蘊有種種不同，大慧菩薩都能以無量度門而普度，法門深廣。

“於五法、自性、識、二種無我，究竟通達。”五法就是：名、相、妄想、正智、如如。“自性”就是三自性：遍計所執性、依他起性、圓成實性。“識”就是八識：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、末那識、阿賴耶識。“二種無我”就是：人無我、法無我。“究竟通達”是說，對於以上所說的“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”等等諸法，大慧菩薩都能究竟通達。大慧菩薩是發起本經之人，所以在經文一開始就特別加以讚揚。

別序分 大慧說偈贊佛

【爾時大慧菩薩與摩帝菩薩俱，游一切諸佛剎土。承佛神力，從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，以偈贊佛。】

“摩帝菩薩”是大慧菩薩的伴侶，“摩帝菩薩俱”就是摩帝菩薩等諸多大菩薩。

“游一切諸佛刹土”是說大慧等諸多他方世界的大菩薩，曾去過很多的佛世界游方參學。

“承佛神力，從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”是西域天竺國表示尊敬的禮儀。

“以偈贊佛”就是大慧菩薩說偈贊佛，贊偈如下：

【世間離生滅，猶如虛空華。智不得有無，而興大悲心。】

“世”是三世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也就是時間。“間”是十方，東、西、南、北、東南、東北、西南、西北、上、下，也就是空間。

“世間”就是“時空”，也就是宇宙。“世間離生滅”就是說宇宙是離開生滅的，也就是說，宇宙畢竟真空，就象捏目見花一樣並非實有，本來不存在生與滅。這是往大處說，若縮小範圍，具體到眾生的生死，那就是本無生死。可是我們為什麼總是覺得有生滅、有生死呢？我們看到花開花落，那不是生滅嗎？看到眾生頭出頭沒，那不是生死嗎？如果那不是生滅、不是生死，那又會是什麼呢？下一句經文就回答了這個問題——“猶如虛空華”。這是打比方，虛空本無花（華），因為捏目，視力便扭曲了，於是看到虛空有花，那是假像，不是真的，真的是虛空無花。這個比喻用來說明，生滅是世間的假像，不是真實，真實是“世間離生滅”。乃至有生滅、無生滅都是扭曲。扭曲是識，無扭曲是智。說有說無都是扭曲，智慧遠離扭曲，“有”不可得、“無”也不可得，包括去與來、一與異、垢與淨、增與減等等一切二法之情計都不可得。這就是“智不得有無”。“而興大悲心”呢，是說已經圓滿智慧的佛陀，興起大悲心，欲令眾生都能“開、示、悟、入”佛的知見。上四句偈，是掃除“生滅”之見，是闡述“法身四德”之“常”。

【一切法如幻，遠離於心識。智不得有無，而興大悲心。】

“一切法如幻，遠離於心識”，“一切法如幻”是指世間生滅等等諸法，都如夢幻泡影，不可執取。“一切法”是“所”，是心識所

認識的。心識是“能”，是能夠認識一切法的。生滅等法，就是苦啊！心識領受這些苦，以苦為真，苦不堪言！佛陀興起大悲心，向眾生開示，這些苦（一切法）都不真實，如同幻化。不但一切法如同幻化，即此心識，也不可得，也不能執為實有，也當遠離。遠離苦就是樂。上四句偈，是掃除“心、法”之見，是闡述“法身四德”之“樂”。

【遠離于斷常，世間恒如夢。智不得有無，而興大悲心。】

一切世間眾生，背覺合塵，流轉生死，而起妄想心識，複計“斷、常”二見。世間的斷見，源自於誤認色身是“我”，色身會壞，“我”就斷滅了，這就是世間的斷見。世間的常見，源自於誤認第八識為“我”，雖然色身會壞，而第八識可以投胎換色身，以為是“我”投胎，這個“我”是永恆的，這就是世間的常見。其實第八識本來無我，都是些隨業受報的種子，不但能領受報應的“人”是這些種子隨業起現的假像，而且所領受的“法”，也就是所處的環境，也是這些種子隨業起現的假像，都不是真我，這就是“人無我、法無我”。佛陀以妙智觀察，了達這斷見、常見等，就象夢幻一樣虛妄，本來無我，眾生卻認假作真，妄計有我。佛陀因而興起大悲心，發願度脫眾生，指出本源佛性不會斷滅，也不同于世間妄計之“常”，使眾生遠離世間“斷、常”二見。領悟無始無終的真如佛性（真我）。上四句偈，是掃除世間斷常之見，是闡述“法身四德”之“我”。

【知人法無我，煩惱及爾焰。常清淨無相，而興大悲心。】

“煩惱”即煩惱障，此為事障。“爾焰”是梵語的音譯，意思是“智障”，亦稱所知障，此為理障。智慧本是破除迷惑的，迷惑就是人法二執，煩惱障斷盡時，證人空（人無我）；所知障斷盡時，證法空（法無我）。“人法無我”便無此二執，但若于“智慧”生起執著，就又成障礙了。如來了知人我、法我、迷惑，智慧，一切都不可得，而無相的法身“常清淨無相”。看到眾生在迷惑中妄受苦輪，故而生起悲心，而拔濟之。上四句偈，是掃除眾生的妄知妄見，是闡述“法身四德”之“淨”。

以上四個四句偈，讚頌了法身四德“常、樂、我、淨”，這是讚頌佛“法、報、化”三身的“法身”——毗盧遮那佛。

【一切無涅槃，無有涅槃佛，無有佛涅槃。遠離覺所覺，若有若無有，是二悉俱離。】

“一切”包括了佛與眾生。“涅槃”就是不生不滅的真如理體。其自性本來空寂，無有生起。既無生起，則無有滅，因此不用更求寂滅，否則即是頭上安頭。一切法當體即是涅槃寂靜。佛與眾生都具此真如理體，本無生死可了，豈有涅槃能證。所以說“一切無涅槃”。也就是說，佛與眾生都是本來涅槃，沒有“涅槃的佛”和“不涅槃的佛”之分別，也沒有“佛涅槃”和“眾生不涅槃”之分別。若有證涅槃之佛，則佛有能證、所證，則不得稱為佛。以佛已離一切相，故《金剛經》雲：“離一切諸相，即名諸佛。”一切相皆離，更何況能證所證相，因此不可謂有證涅槃之佛，所以說“無有涅槃佛，無有佛涅槃”。“覺”即佛，“所覺”即涅槃。人法俱泯，能覺、所覺皆離，所以說“遠離覺所覺”。然而，人法俱泯，只是破除了“有”，卻未破除“無有”，而“無有”也須破除啊，所以說“若有若無有，是二悉俱離”。至此，佛與眾生的分別，能覺與所覺的分別，有與無的分別，這種種分別，都遠離了，這是什麼心態呀？通俗地說，這就是“一念心上無分別光”。

臨濟禪師說：若要與佛祖不別，但莫外求。你一念心上清淨光，是你屋裡“法身佛”；你一念心上無分別光，是你屋裡“報身佛”；你一念心上無差別光，是你屋裡“化身佛”。

上六句偈，正是說的“一念心上無分別光”，這是讚頌佛“法、報、化”三身的“報身”——盧舍那佛。

【牟尼寂靜觀，是則遠離生。是名為不取，今世後世淨。】

“牟尼”是梵語的音譯，有寂默、仁愛、文明、聖潔、珍貴等意思，是佛的名字。這就讚頌到佛“法、報、化”三身的“化身”——釋迦牟尼佛了。

“寂靜觀”，寂靜是說真如本體如如不動，觀就是觀照。由寂起照，還照寂體，就是“寂照照寂”，如珠吐光，還照珠體。佛已離於能所等一切相，故其心究竟寂靜無念，無有作意，廓然如虛空，如是觀一切法，則為清淨無功用行。佛觀一切法，常自寂滅相，這就是“牟尼寂靜觀”。

“是則遠離生”，這樣就會遠離生死。因為有生死的是虛妄的色身，本體寂靜，無生無滅。也就是說，不執取色身，乃至不執取象化身佛那樣好的色身，就能證到不生不滅的真如本體，所以說“是名為不取，今世後世淨”，今世後世皆得清淨，沒有差別了，這是“一念心上無差別光”啊。

【我名為大慧，通達於大乘。今以百八義，仰諮尊中上。】

大慧菩薩贊佛已，自說姓名，“我名為大慧，通達於大乘”。大慧菩薩既然已經通達大乘佛法，怎麼還會有一百零八個問題不明白呢？其實，大慧菩薩是替眾生發問，是替大乘根器者發問。“今以百八義，仰諮尊中上”，我有一百零八個問題，向尊敬的佛陀請教。

【世間解之士，聞彼所說偈，觀察一切眾，告諸佛子言：汝等諸佛子，今皆恣所問，我當為汝說，自覺之境界。】

佛有十個尊稱：如來、應供、正徧知、明行足、善逝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禦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“世間解”就是善逝世間解，是佛的十個尊號之一。“世間解之士，聞彼所說偈，觀察一切眾，告諸佛子言”，佛聽到大慧菩薩所說的偈子，觀察到與會大眾都是大乘根器，於是對大家說：“汝等諸佛子，今皆恣所問，我當為汝說，自覺之境界。”今天你們要問我一百零八個問題，借著這一百零八個問題，我給你們說說我的自證境界吧。

因為這一百零八個問題都是如來親證之法，所以說是“自覺之境界”。

得到了佛的允許，大慧菩薩就開始發問了。